

長編歷代小說修訂注釋本

咸陽宮



林
鵬
著



山西古籍出版社

林
鵬
著



咸

陽

宮

張
頌
題



(修訂注釋本)

山西古籍出版社

目次

序言	柯文輝(一)	第六章 有關魚龍變化的傳說	(一一五)
主要人物	(一)	第七章 失蹤	(一四二)
秦十二爵級表	(五)	第八章 發迹變態	(一六一)
第一章 刺客來臨	(一)	第九章 茅屋的夜晚	(一八一)
第二章 司空先生出處	(二)	第十章 占夢	(二〇二)
第三章 蔡儒子「卷耳」章	(二七)	第十一章 小巷官大夫	(二二三)
第四章 老人的哲學	(五二)	第十二章 嫪毐的學問	(二七一)
第五章 木雨綢繆	(八一)	第十三章 方良世道	(二九五)
		第十四章 自己的木鞋	(三一二)

第十五章	黃鳥之思·····	(二三七)
第十六章	咸陽街頭·····	(三七五)
第十七章	「卷耳」續章·····	(三九五)
第十八章	尉繚亡歸·····	(四一)
第十九章	燕丹亡歸·····	(四二五)
第二十章	舌在堂的魔鬼們·····	(四五五)
第二十一章	眼淚與陰謀·····	(四八五)
第二十二章	潛入祈年宮·····	(五〇七)
第二十三章	秦王政的路·····	(五四三)
第二十四章	大梁屠戶·····	(五六二)
第二十五章	咸陽宮裏·····	(六〇七)
第二十六章	咸陽宮門前·····	(六三一)
第二十七章	雲陽獄中·····	(六六三)
第二十八章	攻打祈年宮·····	(六九三)

第二十九章	戰咸陽·····	(七四五)
第三十章	攻打甘泉宮·····	(七八五)
第三十一章	四月雪·····	(八二一)
第三十二章	天上有二十八宿·····	(八六一)
第三十三章	李斯的性格·····	(八八一)
第三十四章	屯留卒·····	(八九七)
第三十五章	成蟜之死·····	(九三七)
第三十六章	茅焦之死·····	(九五二)
第三十七章	韓非之死·····	(九七七)
第三十八章	嫪毐之死·····	(一〇〇三)
第三十九章	呂不韋之死·····	(一〇二一)

《咸陽宮》新版后記·····	(一〇五〇)
----------------	--------

第二十三章 秦王政的路

在中國人看來，所謂歷史就是政治。現在的歷史，就是過去的政治；現在的政治，就是將來的歷史。所以歷史學家們除了政治，其他一概不感興趣。而他們所謂的政治，我們也無庸諱言，只不過就是宣揚天命，鼓吹集權，贊美獨裁而已。他們認為古代歷史上最值得贊美的就是秦始皇。對於秦始皇來說，最值得紀念的日子，就是公元前二百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這一天，他向自己宣布了自己的最後勝利。然而對於呂不韋來說，最值得紀念的日子，是這一年的三月二十五日。這一天，他向自己宣布了自己的徹底失敗。二十二日秦王政舉行冠禮，二十三日舉行祭告，即告天地和告宗廟，二十五日親政。在此以前，他雖然也過問朝政，但是掣肘過多，不能隨心所欲。頓弱曾經諷刺他是一個有名無實的國王，就是因為他不能大權獨攬，不能左右朝政（一）。只有在冠禮以後，他

〔一〕頓弱諷刺秦王政事見《戰國策·秦策四》。

纔能算一個成年男子，纔能親政，纔能變成一個名副其實的國王，他纔能「唯辟作威，唯辟作福，唯辟玉食」，纔能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在古代歷史上寫下他的光輝燦爛的偉大篇章。

三月二十二日上午，隆重的冠禮在咸陽宮舉行。關於冠禮的時間地點，都由不了秦王政。他要求冠禮在正月舉行，結果推到了三月。他對阿房宮有某種說不出的偏愛，他要求冠禮在阿房宮舉行。大臣們都不同意，首先是呂不韋。他以長輩的口氣說道：

「阿房宮裏有一個大殿算是完工了，還算宏偉，其他建築還沒有起來，周圍都是空地。冠禮婚禮之中，各種執事人等不計其數。他們沒有落腳處，必然引起各種意想不到的混亂，了不得。冠禮婚禮絕不能在阿房宮舉行。陛下喜歡阿房宮的大殿，定在二十六日的國宴，就是款待各國君臣的宴會，可以在阿房宮舉行。」

秦王政只得依從大臣們，不過心中已經感覺到十二分的不快了。

二十一日清晨，咸陽宮門前就熱鬧起來了。各國前來賀禮的君臣們陸陸續續奔向咸陽宮大門。先是齊王建及其隨從大臣們，然後是趙王偃及其隨從大臣們，緊接着就是魏國的特使朱亥，楚國的特使景鯉，韓國的特使韓非，以及燕、衛、安陵的使者們。他們進入咸陽宮時，自然要經過一番檢查，不準任何人攜帶任何武器以及足以代替武器的東西。這種檢查非常困難，既不能有任何疏漏，又不敢耽擱過久，使外國君臣們生厭。所以秦竭及其禁衛軍將士們，一個個簡直就像聽到狼叫聲的狗一

樣，耳朵支得高高的，眼睛滴溜亂轉，緊張到極點。雖說不敢耽擱過久，其實是頗費周折。從清早開始，將近中午，這些可憐的外國君臣們纔算順利地走進咸陽宮的大門。當他們進得宮門通過廣場進入大殿的時候，那種鴉雀無聲畢恭畢敬的樣子，簡直就像一次戰爭的尾聲，就是說，他們都是戰敗國，好像繳械投降的將士們一樣。

在各國使節的後面，首先是秦國的現職的高級官吏。他們早已排成長隊恭候檢查，然後魚貫而入。後面是曾經任過高級職務如今依然保有封號的封君們，以及他們的繼承人。這裏面應該有剛成君蔡澤，因為他已經被看管起來，對外的說法是他已身患重病，不能來了。

冠禮由仲父呂不韋主持，由假父嫪毐唱贊，進行得倒也順利。當呂不韋把國王的冕旒恭恭敬敬戴在秦王政頭上以後，呂不韋發現秦王政用白眼珠看了他一眼。

「是啊。」呂不韋想道，「我費盡心血製造出一隻狼來，然後再乖乖地讓他把我喫掉。『人之無良，我以爲君（二）。』是這樣的，一點不錯。我的食客們，一個個說話都很尖刻，雖然如此，他們却没有把這個意思說出來。」這時秦王政從呂不韋手中接過一把長長的青銅寶劍，然後由近侍們給他佩帶在腰間。

「是的，一點不錯。」呂不韋思索着，「一隻頭戴冕旒的狼。」

呂不韋想起咸陽許多士人對趙政非常反感。門客們曾經鄭重地勸他廢掉趙政，迎回成蟜。他

（二）見《詩經·鄘風·鶉之奔奔》。

不能接受。」「由此看來老夫只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庸人，或者說得好聽點，是個順水推舟的英雄，喫現成飯的農夫。老夫知道前面有個嫪毐，却不防真正的敵人在這裏，在自己的背後。」「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天哪！如今悔之晚矣。」

第二天在婚禮上，呂不韋第一次見到了楚國的送親特使呂文君，忽然想起了應曜。「他們楚國人都是這種細高個子，瘦瘦的，細皮嫩肉的，兩眼炯炯有神。應曜也是這種樣子。那是一個天才，一個瑚璉之器，一個聖人苗子。他棄老夫而去了。他已經把這點事情看遭了，而老夫却還在睡夢之中。老了，不中用了。我像一段隨波逐流的朽木，一禽撞在這塊巖石上，一會撞在另一塊巖石上。孔子說，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一）。這意思非常明確，非常果決，只要識字，就不可能理解錯。子路甚至向翔而後集的飛禽行禮（二）。這是多麼偉大的原則精神呀！而我，都不敢把這樣的話頭寫進老夫的《春秋》中去。實際是一種懦弱，比孔門師弟們懦弱多了。我在內心深處盼望看成蟻打回咸陽來，消滅嫪毐，廢掉趙政。就像賓客們說的，用獻公的手段達到昭王的目的。心裏有這種想法，却不敢說出來。怕遭到後世的非議，不敢越雷池一步，以便將來讓人家當姦臣宰殺。」

第三天天氣不好，可以說是出現了怪異的氣象。還是從清早開始檢查進入咸陽宮的外國君臣。秦竭怕出什麼差錯，檢查得更加仔細，結果費去了比前天多一倍的時間。已經過了日中時分，纔開

（一）見《孔子家語》。

（二）見《論語·鄉黨》。

始祭告天地，這時忽然天昏地暗起來。那情形仿佛是遠處刮起了黃風，抑或飛過來一天黃雲，把個咸陽宮籠罩得黃不黃綠不綠。有人說是日會了，有人說是要下雨了，突然響起幾個乾雷。一般雷聲多是由遠漸近，使人有個精神準備。這次不同，突然霹靂大作，好像就在耳邊。霹靂之下，好像整個咸陽宮都在顫抖着。人們的臉色大變，好像即將大禍臨頭。告天之後就是告廟。長長的隊伍走出咸陽宮，向太廟走去。當秦王政和各國君臣們走向軒車時，突然落下巨大的雨點來，看上去下的就是紅雨。人們走過咸陽宮的大院和回廊時，都擡起頭來着天。天空變成了深紫色，就像茄子皮的顏色，這時突然落下了冰雹。小粒的冰雹，嘩叭作響，打在人們頭上。許多人顧不得儀表，急忙舉起袖子掩護頭部。那情形很不雅相，簡直就是抱頭鼠竄的樣子。

「上天正在警示下民。」呂不韋想着。

「陛下真是洪福齊天哪！」李斯對秦王政大聲喊道，「上帝祝賀吉禮，降下一天珠玉，一天珠玉呀！」

秦王政走着，只看見下了雨，却不知道雨裏加着冰雹。起初他以爲他的冕旒上的玉球散落地上了，突然憤怒起來，想立即殺掉幾個司衣冠的宮中執事。後來纔看清冕旒上的玉球都完好無缺，地上跳躍流動的是冰雹。他不禁心中大驚。「怎麼這麼巧？剛剛告過天地，天就發了怒？豈有此理！莫非太牢不潔嗎？莫非齋戒不誠嗎？這會不會遭到列國君臣們的耻笑？」於是緊接着就聽到了李斯的頌揚之詞。他臉上出現了一個非常獨特的笑容。那是一個笑的動作，僅僅是一個動作，却没有笑的内容。秦王政的這種笑法，許多人都看見了，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說是令人不寒而慄。

「上車！」秦竭喊着。

樊於期攙扶着秦王敗鑽進了他的鑾駕。

祭告的文本是李斯的手筆。他大膽地創造了一種新的文體，四字一句，六句一韻。這種文體非常新鮮，非常別致，宣讀起來也非常鏗鏘有力。這無疑是文學史上的一大貢獻。但是，李斯却不敗自居。他說這是陛下的獨出心裁，他只是爲聖上捉刀而已。

「好個李斯，」嫪毐笑道，「真會做官。」

呂不韋聽着宣讀這祭告文本，想起方纔李斯的「一天珠玉」的話，忽然心緒煩亂起來。「應曜如果在，他會把這充滿浮辭的文本，罵作狗屁不通。完了，結束了！諸子的時代結束了——今後再也不會出現任何聖哲了——今後只能出現像李斯這樣的輕薄文人。他們只會隨聲附和，阿諛奉承，吹牛拍馬，編造種種的無耻謊言。所有聖哲都已退入山林，連應曜也舍我而去了。留在世上的，就只剩這種混飯喫的小丑了。不好，我胃疼的厲害，我病了。」

下午日昃時分，告廟完畢，當秦王政的鑾駕從咸陽街上通過的時候，咸陽市民爆發了不可名狀的狂歡。他們認爲，他們各自都獲得了偉大勝利。支持嫪毐的人認爲，國王冠禮的順利舉行是呂不韋阻撓冠禮的失敗，自己終於勝利了！而支持呂不韋的人認爲，國王冠禮的順利舉行是嫪毐阻撓冠禮的失敗，自己終於勝利了！就連這種狂歡也帶着鬥氣的性質。你高興，我比你更高興……每一方都想用自己的假裝的過度的狂歡來證明對方即將完蛋。這種情況非常滑稽，顯得不可思議。實在說來這是一種不祥的徵兆。狂歡之中，使人感覺到有一種殺氣騰騰的氣氛。它預示着，有什麼極爲

不幸的事情即將發生。秦王政回到咸陽宮，立即頒發大鋪的詔令，即爲慶祝冠禮這一劃時代的偉大節日，準許全國人民喝三天酒。

疲憊不堪的秦王政，讓近侍們幫助他除掉自己的行頭，然後便頹然倒在自己的御榻上。按理說，他應該非常高興，非常滿意，因爲他盼望已久的冠禮已經舉行，從明天開始，他就要親政，就是說親手處理朝中的一切政務。當他頹然倒在自己的御榻上時，他纔清楚地意識到，他竟然缺乏在這種情況下應有的喜悅心情。他絲毫也不感到滿足，甚至絲毫也不感到滿意。他所感覺到的，仿佛是劍拔弩張似的，正在而臨着一場你死我活的廝殺。他覺得方纔的霹靂和冰雹正是上天給他的啓示。他應該像霹靂和冰雹一樣地振作起來，把一切妨礙他的人，例如呂不韋、嫪毐和成蟜等等，統統徹底消滅掉，就像瘋狂的冰雹掃過花池一樣。他覺得按理應該感謝呂不韋，「老家伙終於給寡人舉行了冠禮。」然而又一想：「這老家伙，是個老無賴，他是山東乞食者們的首領。韓非說得好，「儒以大亂法，俠以武犯禁（一）。」一儒一俠，無父無君的不軌之徒，都在呂府之中。一個小小尉繚，竟敢藐視寡人，在寡人冠禮之前偷偷離去。呂府之中，沒有忠臣。包括這個貌似恭順的李斯。」

「嫪毐手下，都是他的狐朋狗友，沒有人才，沒有賢良。相比之下，還不如李斯。現在真正靠得住的，就是一個樊於期。靠樊於期，能消滅成蟜嗎？天哪，蒲鶒叛變，帶來了極大的危機……」

秦王政一想到成蟜，立刻便頭痛起來。他覺得自己仿佛又要犯病似的……非常恐懼。「如果在

（一）見《韓非子·五蠹》。

冠禮之後，立即犯了病。明天不能親政，這不是正好給了支持成蟜的人們一個最好的口實嗎！他們會說寡人不堪爲王，他們會明目張膽地支持成蟜。」秦王政想到這裏，頭痛得更加劇烈。他害怕宮中的醫士們和太監們，有可能又給他實施什麼可怕的治療。於是急忙傳令徐詵進宮。

徐詵雖然是八十歲的老人，耳不聾，眼不花，口齒清楚，腦瓜好用，因爲又乾又瘦，所以走起路來依然十分的穩健。因爲他沒有官職，所以沒有參加國王的冠禮。冠禮以後，立即召見他，知道這是國王太累了，感到不舒服，要他進宮去診脉。他跟隨樊於期，來到秦王政的御榻前，倒身下拜，首先恭賀陛下冠禮，說這是秦國之大願，中國之洪福，等等，等等。他把這幾句贊頌的話說完，秦王政說道：

「寡人頭痛異常，故而請先生進宮來……」

於是徐詵膝行上前，給陛下摸脉。診完脉，他在樊於期遞過來的一條木板上，寫下幾味藥，大多是鎮靜的藥物。然後說道：

「沒有什麼大病，陛下只管放心。」徐詵仔細看看秦王政的面色，見他正在聽自己說話，便繼續說道，「大卜巫師們，爲這次盛典，已經鄭重祈禱天地鬼神。對那些卜辭卦相，臣已經詳細思索了。在此之前，國事不順，陛下龍體小有欠佳。從此以後，否極泰來，國事將走上坦途，陛下龍體亦將日益康健。」

「先帝臨終前曾經囑咐寡人，遇有大事，唯徐先生之教是從。」秦王政停一下，看看徐詵，說道，「今天已經冠禮，明天即將親政。寡人決心有所作爲，請問徐先生，從何入手？」

「第一等事是，選賢任能。」

「說的極是。」秦王政問道，「只是不知賢能何在？」

「就在，秦，國。」徐詵非常肯定地一字一頓地說道。

秦王政笑了。

「陛下欲展鴻圖，則必得賢臣。」

秦王政輕輕點點頭。

「他們應該是，既有才能，又十分忠實。」

秦王政又點點頭。

「吕府的人，才能自有，忠實則未必。」

秦王政又點點頭。

「嫪府的人，臣不敢諱言，都是無能之輩。」

秦王政又點點頭。

「況且現在咸陽，嫪吕之爭日見激烈。陛下若用吕府的人，嫪氏說不定敢下毒手。如果陛下用嫪府之人，吕府的不軌之徒，有可能起而作亂，甚至迎接成蟜。」

秦王政深深地點了點頭。

「所以，」徐詵的語氣異常堅定，「嫪吕兩家的人都不宜任用。陛下若選賢任能，必在此兩家之外求之。」

「非嫪即呂，非呂即嫪，」秦王政嘆道，「先生說的這樣的賢能，只怕沒有。」

「有。」

「誰？」

「杜倉的門客們。」

秦王政沉思着：「先王曾經擔心……」

「先王擔心，在當時是對的。」徐詵停了一下繼續說道，「陛下思忖，事情已經過了十二年。公子系的子孫已經斬盡殺絕，杜倉也早已自殺，他們還能復辟嗎？」

「復辟，」秦王政說道，「不可能了。」

「既然如此，陛下就可以放心。況且，杜倉的這些門客，十多年來，研讀經典，閉門思過，陛下一旦起用他們，他們不僅是英才，而且都是忠臣。」

「他們的姓名是……」

「他們的姓名是：隗狀、王綰、辛騰、馮劫、馮去疾、馮毋擇……」徐詵一個一個地說着。他知道馮毋擇是他們的首領，但是，因為他是自己的外甥，所以他把馮毋擇的名字列在最後〔二〕。

徐詵活了八十歲，這是他最高興的一天。不僅陛下表示接受他的進言，而且，他覺得很滿意的一點是，在他同秦王政談這些話的時候，跟前只有一個樊於期。他很了解樊於期，這些情況絕對透

〔二〕 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這幾個人的名字是：一起突然出現的。

露不出去。當他坐在自己的安車裏回家的時候，他看見雨過天晴，西面天邊上，那即將隕落的太陽，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他覺得自己就像那無私的夕陽一樣，在行將隕落的時候，依然不遺餘力地把光明和溫暖灑向人間。他覺得十分愜意的是，這一行動竟是一舉兩得。多年來，他對兩個已經死去的人感到內疚。一個是杜倉死時囑咐他，照顧他的門生賓客們，再即莊襄王死時囑托他照顧年幼的國王趙政。現在，他這一舉動，既對先王盡了老臣的忠心，又對杜倉盡了朋友的義務。此時的心情，怡然自得。他的臉色，就像那絢爛的晚霞一樣，看上去令人無限喜悅。回到家中，要上廁所。平時上廁所都有人攙扶，今天他精神抖擻，不讓人攙扶。廁所上面有一塊木板，昏暗中突然掉下來，不偏不倚正好打在他的頭頂。可憐的老人，當時就斷了氣。

這個不幸事件發生以後，徐家有一個僕人失了蹤。因而徐家有人推斷，這是一次設計精巧的暗殺。徐詵的子孫們忠厚善良，不肯承認自己的老人，一位閑住多年的丞相，在八十歲的高齡又被暗殺而慘死的事情。他們後來對外人只是說，老人因為見到陛下冠禮順利完成，高興非常，又遵照陛下大誦之令，喝了一點酒，因為興奮過度，猝然物故了。外人不知內情，所以有關暗殺的推斷，隨即也就消弭了。社會上的一般士人，他們只關心街巷轟傳的大事。至于徐詵同秦王政的幾句談話，以及廁所上面的一塊壞木板之類，有誰肯去注意呢？就是後來的史書，也只是說有過一個叫徐詵的人，做過幾年秦國的丞相，如此而已，再無話說。

人們對所有突然出現的完全想不到的新情況，總是顯出無限驚訝的樣子，並且左思右想，覺得不可思議。于是有些聰明的人，就企圖給這些不可思議的事情做出各種各樣的解釋，以便把它們說

成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他們的這些說法，只能捉弄那些比較聰明的人，至于那些不大聰明的人，笨拙至愚魯的人們，就連他們的這些說法，也都認為是不可思議的。總之，最終你必將無條件接受的，就是現實。秦王政就是突然在一夜之間，便製造了一個現實，一個令所有人都驚異的現實，迫使人們接受。于是，人們也就無條件地接受下來。雖然他們簡直是驚呆了，張着嘴，上牙很久很久找不到下牙，瞪着眼，直勾勾的……不過，他們還是乖乖地接受了，因為這是現實。

三月二十五日早起，天將明未明的時候^(一)，秦王政起身，由宮女太監們侍候着，戴起冕旒，穿起玄服，腰間掛起了他那鑲金錯玉的青銅寶劍。然後來到咸陽宮前面的大殿裏，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賀。呂不韋在秦王政右邊落座。嫪毐率領百官覲見。只見羣臣山呼萬歲，舞蹈下拜，然後先右後左，陸續上殿面聖，嫪毐大聲唱出他們的爵級、職務和姓名。秦王政對他們有的認識，有的根本就沒聽說過。他既然不加詢問，所以，儀式很快就進行完畢。

然後秦王政降旨，召令下列士人進宮，隗狀，王綰，辛騰，馮劫，馮去疾，馮毋擇。我們不得不佩服秦王政的好記性。他不僅是六個姓名一字未錯，而且這順序，也完全是按照徐誦的順序，絲毫都沒有改動。後來的歷史事實證明，秦王政對他們的便用，也是按照這個順序的。

平旦時分，也就是太陽剛剛出山的時候^(二)，這六個人，按照宣唱他們名字時的順序，進了咸陽

(一) 古人以十分法計時，把天將明未明之時叫做昧爽。

(二) 古人把這個時間叫做平明或實明。

宮大殿。殿上殿下所有羣臣都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秦王政命他們自唱姓名進至御案近前。他們六個人便按照順序，自唱姓名，籍貫居里，上前答話。秦王政問他們的年齡，以前的爵級，以及父祖的官職，甚至問到習文習武以及熟習何種典籍，等等。這時候，一輪旭日已經高高升起。初升的太陽是如此鮮明，如此壯麗。她的臉是圓圓的，深紅淺紫，肅穆而柔和。這時候還沒有強烈的刺眼的光芒，人們還能够正眼看她，甚至肆意指點她。不過她的光輝已經展現出來，並且射進了咸陽宮。咸陽宮中那些高大古老的松柏，以及宮殿的瓦隴和房脊上，仿佛鑲了金邊一樣，泛着溫柔明亮的紅光。這時候，秦王政對隗狀等六人，宣布一律賜爵五大大。五大夫是秦國爵制中初級官吏和將領中最高的一級。這樣的人，只要再立一次功，就可進入左庶長以上的中級官吏和將領的階層。如果累建功勛，很快就可以進入少良造以上至徹侯的高級爵位。所以賜爵五大夫，已經是最大的恩寵。

然後，秦王政宣布詔令，命他們六個五大大，從即日起，着手接管三司事務。

呂不韋既聽清了，也看清了。毫無疑問，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政變。他是一貫反對政變的，而如今他却眼睜睜看着人家搞了一次政變。當然，這種事，如果是臣幹的，就是政變；如果是君幹的，就不算政變。在歷史上，這種不算政變的政變，實在是太多了。這正是法家尊君抑臣的必然結果。所以呂不韋只能瞠目而視之，不知如何是好。

秦王政的這個詔令，由一名執事太監在殿前高聲宣讀。所有殿裏殿外的羣臣，一下子都驚呆了。他們交頭接耳，竊竊私語，好像突然天塌地陷了一樣。這就像昨天的晴天霹靂，就像有一道看不見的光突然射向這座咸陽宮的大殿，殿裏殿外的文武百官就像被雷擊中了一般，他們什麼也看不